

意義人生

陳建熊榮譽校長

我曾經應許自己，步入七十，就當放下全時間的工作 (full-timework)，好與妻子兒孫多享天倫，也好稍報我近四十五年來，因投入工作而不無忽略了他們生活和成長的需要的虧欠！

去年仲夏，就在放下英華書院教務總監全職工作的第二天，我提起背包，直往機場跑去，心緒卻早已飄回到圖麟都 (Toronto 的美稱，一般譯作：多倫多)，盼想著把摯愛的孫女芷晞抱起，擁進懷裏，聽見她頑皮地叫喊著：“Silly爺爺, welcome back. I love you!”。我與子女夫婦和小晞兒共聚了近兩個月，是我自世紀之交重回香港工作近十四年以來，日子最長的一次家庭團聚，享受了無比的天倫的愉悅與加國的恬靜。

在加期間，一日中午，我邀約了教會摯友和他年紀老邁的母親飯聚，互問安好。下車時，正忙於攙扶老姊妹之際，擔任教會牧者的摯友突然問道：「陳執事，聞道你今年歲近七十，打算退休了，對於一生的工作，你給自己的評分如何？」匆忙間，我隨口答道：「九十九分！」，朋友帶點驚訝道：「這麼高分？！」忙着伴扶老人家，我們往飯店裡走去。

品茶談說間，摯友再次提問：「你對自己一生工作的評價，真的這麼高嗎？！」

工作逾四十多年了，一路走來，我真的感到自己擔負的工作，在意義的考量上，直配得上近乎滿分！其實，意義必須自己去領悟，別人根本無法全然理解。

對於一生從事的教育工作，我深切體會其意義，其中的滿足感，不是只從工作的成功來決定的。上主用我，賜我難得的機緣，容讓我多元多方經歷不同的校園，服務眾多的教育同工與青少年兒童，真正深刻地意會到教育工作的內涵，體會到教

育的深邃意義，領略到它至高至大的美善。無怪當代哲學大師懷黑德(AlfredNorthWhitehead)在其《教育的目的》一書裡寫道：

‘Education is of religious……Education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ky and as deep as the ocean.’（「教育屬乎宗教情操……教育直似天空無垠、海洋深奧。」）

自1969年大學畢業投入工作以來，我先後在香港、澳門和加拿大全職服務了多元類別的學校，包括：私立獨立、按額資助、津貼、入網受助、直接資助、公費學校，其中有兩所幼稚園、三所小學、五所中學、一所國際預科學院，一所大學，並為全港最大的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(NGO)擔任教育及職業訓練部總主任全職工作，管理十二所中學及兩所職業訓練中心。四十四年中，我絕大部分時間掌理學校行政管理工作；工餘，除了參與興辦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及為香港政府主領、撰寫了兩份重要的教育政策文件：《綜合人文學科課程——教學與考評大綱》、《校長持續專業成長》（含：擬任校長、新任校長及在任校長的專業培養）外，近卅年來都在港、澳所有設有教育學院（系）的大學，長期擔任客席講師，講授包括：港澳教育議題、教育行政領導、學校實務管理、人力資源管理、課程與教學領導和校園訓育與輔導等科目，致力提供學術理論與實踐經驗兼具的教導，深究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的功能與效能，與中、小、幼學部校長和教師走在一起，共勉成長，深切體會與教育同工誠摯互勵專業發展與成長的重要和意義，至感欣悅。

如此寬廣、豐富的經歷，都因在工作過程中，我並不固守於頗有建樹和稍具成果的校園，總以致力追隨學者Posner的勉勵：學習、實踐、反思、總結、再學習、再實踐的成長規律自勉。任職一個校園久了，時候到了，我就悄悄地懷著點點的嚮往，義無反顧地走向一個又一個新的待墾之地。

人生命的動力在尋出生活的意義。祇要知道自己的工作能深

廣嘉惠於人，生活就是有意義的，我就歡然接受工作的挑戰。對於教育工作能有希冀和盼望，就能對教育的召喚有回應和承擔，也就能在工作中經歷其意義，體驗它美好的價值，這並不一定要在工作成功後才能體會的。在教育工作裏，我從來沒有忽略過往走過的佳美腳蹤。我生活的收穫是：校園遍佈盡心竭力的足跡和多有關愛至深的教育同工和青少年兒童。同樣重要的是，我曾經帶著尊嚴和勇敢，深刻地經歷不少行政管理崗位上因貫徹價值觀而帶來的挑戰。然而，面對同工、學生、校友、家長和教育同工對我工作的肯定，我多是默然無語，心中泛起的是一位相識甚久的校長同工的話，她曾這樣對我說：「你的往績 (track record) 本身已道盡了你的工作意義和果效，毋需別人來評說肯定，連自己也毋需多作自我肯定。」

我的文筆或許並不足以充分描繪我經歷過的教育工作的美善、也不足以深入評說我在教育工作中體會的意義。可是，我可以表白，長長的歲月裡，在教育工作積澱的情感上，我清晰、深切地認識到，教育有值得我為它終身擺上自己的意義和價值。真的，生命最終的意義，並不須要到了最後臨死前才能顯露的，它早已貫穿在我們的生活中。

我感恩，教育工作給了我滿載意義的人生！

二零一四年五月廿五日

寫於港島、愛理軒